



行云散记

XINGYUNSANJI

赵清阁

行云散记

赵清阁

内 容 提 要

在作家赵清阁的这本散文集中，选编了她三、四十年代和解放后写的散文佳作，共十七篇。其中部分文章记述了作者的生活脚印，如“日记拾遗”“出川记”等写了作者童年往事及解放前夕文艺工作者的茹苦含辛的生活；另一部分文章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缅怀；还有小部分文章则阐述了作者对文艺、戏剧的独到见解。

行 云 散 记

赵 清 阁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95,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400

书号：10151·687

定价：0.49元

目 录

自 序	1
祖 母	4
日记拾遗	16
白鹭洲钓鱼	61
小自由	65
出川记	68
茹苦忆《弹花》	76
“梦”	84
新的开端	87
好个秋	92
春风吹又生	94
苍兰不凋 女杰千古	98
缅怀洪深同志	105

“孺子牛”精神	121
香山忆故人	124
汤显祖与《牡丹亭》	135
漫谈《红楼梦》改编	145
看《秦王李世民》有感	153

自序

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岁月倥偬中，经历的所见所闻却是不少，书之竹帛，譬喻流水沉渣，譬喻行云散记。

去年我编了一个《沧海泛忆》的集子（三联书店出版），与这本《行云散记》可谓姐妹篇，因为写的都是生活脚印，友情缅怀，文艺漫谈。

这本《行云散记》内，我选进了三、四十年代的四篇旧作，虽然很粗糙，但写了真实。当时我还年轻，还不谙世情，还天真；因此顾虑少，下笔敢于直言不讳。比方在《祖母》里，我大胆地批评了父亲的事母不孝；记得一九三四年发表后我就寄给父亲看，毫不回避我对他的不满，也不怕他生气。又如我在《小自由》和《日记拾遗》里，明显地针砭了时弊，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黑暗，尽管三言两语，那年月也有招致灾难的风险。我这样讲绝不意味着我的思想进步，我觉得它只是一种天真，甚至是幼稚！而我珍视这种天真，因为它反映了我的历史本来面目，反映了旧社会一个青年人的正直和是非观。

解放时我刚满三十五岁，我在新社会度过了宝贵的中年。时代变了，我开始成熟了。我依然乐于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追求真理的正直人。可是生活中的体会，似乎有的时候“正直”不太受欢迎，反之还会遭遇冷漠和打击。为此，身边的老吴嫂每每目睹我的狼狈，总要叹息地说：“走方步是走不通的。”她指的“走方步”，即正直的意思。但我已经走了一辈子方步，改不了，也不愿改了，尽管有时还要碰壁。岂止碰壁，有时竟会招来一些可怕的嫌疑和诽谤；十年动乱中，我就成了被恣意诬陷的“革命”对象！而我并没气馁，我相信真理。一位老友曾劝我不要太耿介了，我告诉他：“独耿介而不随众，愿慕先圣之遗教”（《楚辞·九辩》），师法古训，有何不可？至于那种混淆黑白，“指鹿为马”的“革命家”，其实与马列主义者毫无相同之处，最终必定崩溃，这是历史证明了的。我认为做人要正直，这是根本，是起码条件。尤其从事写作的人，首先应当是个正直的人；正直的人才能明辨是非，才能写出于国家人民有益的文章；屈原如是，鲁迅如是。我钦佩这样的作家，他们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民族魂的典范！我也有志于学习他们的爱国、爱民的精神，用我的拙笔，写写对国家人民有益的文章，我把这看成是自己的神圣职责。

这本集子里我选了十几篇小文，其中有往事回忆，我写了个人与国家的过去，痛苦的过去；我也歌颂了盛世的今天，蒸蒸日上的今天；我记念几位卓越的老革命家和作家；我还抒发了我对一些文学、戏剧的管见。我企图借此

为精神文明的建设贡献绵薄，为社会主义四化的实现起涓滴作用；我也愿借此志慰我终于迎来了幸运的晚年！

清阁于一九八三年七秩诞辰后于上海

祖 母

祖母，这个在我生命史上占着重要位置的人，我永远忘不了她，直至最后一息。

提起祖母我就心酸，就想掉眼泪，这不仅是怀念她对我的慈爱，也是同情她的一生坎坷。

祖母爱我，是世界上没有人能比拟的。所以在她生前我曾说过，倘若有一天祖母逝世，我一定追随她于地下，绝不再苟安人间。因为我也爱她，我不能没有她。可是，如今祖母已经逝世将近三年了，而她爱如掌珍的孙女，却依然颠沛人间，我的愿望竟成了虚话。

虽然我没有真的追随祖母而去，但精神上的痛苦是很严酷的。想念的悲哀常使我不能自制，失去了最慈爱的亲人，我的心冰冷得发抖，只有靠回忆得到温暖，得到安慰，有时我就象痴子般跪在祖母的遗像前絮语，呼唤，我期待一声回应。

今天清明，我到宝山县海边，眺望着北国恸哭了一场。回到住处，我忽然想起了一个最有意义，最好的纪

念方式；我决定替祖母写下简略的传记，记下她的生平遭遇，记下她的不幸和苦难。于是我摊开了稿纸，拿起了笔……

祖母姓苏，一八六五年生于北国一个县城乡村的富裕人家。可怜她还在儿童时代，父母就相继病故，没有兄弟姊妹，和我一样也是孤苦伶仃。幸而有外祖父抚养了她。十岁上，她生了一场大病。那是为了夏天的夜晚，她独自正在门外乘凉玩耍，蓦地跑来一只凶恶的猛虎要吃她，她吓得边逃边哭，凑巧被邻人发觉，救了她的命，但是病了很久才痊愈。不幸接踵而至，十二岁那年冬天，她的外祖父又去世了，于是她成了无依无靠的人。她的坏良心的舅父收留了她，全部家产也都落到舅父手里。每当祖母向我讲述她的身世，讲到这里时，她就感慨地说：

“舅父和猛虎一样凶恶！”

是真的，祖母的舅父霸占了她的家产还不够，让她作了五年的丫环使女以后，又将她变相地嫁——实际上是卖给了比她大十多岁的人为续弦妻子。这时她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妙龄少女，生得隽秀美丽，端庄文静，只是身体单薄孱弱些。为了舅父的残忍不义，虽然她不满意这种婚配，但她宁肯远走高飞，也好摆脱凶恶的猛虎。当她知道娶她的人是许州的学官（主管教育，收授学生，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长），又是有功名的举人，于是稍稍心安，也就听天由命了。

这位举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人耿直仁义，斯文儒雅，是一个十足的书生。他很爱祖母，结婚后他们相处融洽。祖父前妻的儿子已经十岁，需要祖母抚育；上面还有公婆，需要她侍候；所以她一过门，既做妻子又当媳妇，还作母亲；负荷了三代人的家务操劳，生活是够艰苦的。只有祖父到北京出差时带着她一块去，才能轻松轻松。

此后祖母接连生了三胎女孩，引起封建意识非常浓厚的婆婆不满，骂她是不会生男孩的女人。她受尽奚落，幸喜祖父体谅她，不加责难。而这三个女孩也只活了一个，两个都病死了。不久，祖父调任信阳作学官，在信阳祖母又生了三胎男孩，大的长到几岁上也死了，只剩下我的父亲和叔叔。婆婆也不再虐待她了，她的日子好过了些。

祖父母都最疼爱姑姑，因为他们仅有这一个女儿。姑姑又聪明美貌，知书达理。可是红颜薄命，姑姑才三岁就由父亲之命，媒妁之言，代她在老家订了亲；直至她成人以后才知道这回事，但也没有表示意见的权利，只能悄悄地忧虑，愁懔！这期间她认识了祖父的门生陈某，不免两相爱慕；虽然那时代他们不能自由交往，而内心已经私许了。陈某仗着师生之情，央人向祖父表达了求婚之意；被祖父武断地拒绝了，还训斥了陈某一顿，从此不许陈某再到黉学（注：“黉学”古时又叫“横舍”，即学官任所）来受教。祖母同情女儿，同样没有发言权。

偏偏老家来了个同族客人，一天晚上他和祖父祖母谈

叙家常，谈到了姑姑的未婚夫。祖父问道：

“那孩子近来也长成人了吧？你常见到他吗？怎么样？”

客人笑了笑，先向门外看看，怕人窃听似的，然后皱起眉头低声说：

“不瞒您老人家，提起那孩子，若是配我们这姑娘，实在是天渊之别，鲜花插在牛粪上，太不相称了。按说，他也二十岁了，不但个子没长成人，脾气性情也还象不懂事的孩子。我来之前到他家去过，那天下着雨，我看见他在院子里玩水，连衣服也不穿。听他父亲讲，平时只爱玩，打死也不进学堂门，毫无办法。看上去是不会有出息了。”

客人说罢连连叹气，为姑姑惋惜。祖父却说：这是姑姑的命，命中注定的。客人又告诉祖父：男孩子的父亲叫转达他，今年秋后就要来娶亲。祖母听了大吃一惊，祖父稍一思忖，点点头说：

“也好，反正姑娘是人家的人，迟早都要嫁出去的。”

“不行，我的女儿不能嫁给一个痴子，我们可以和他解除婚约。前天陈家还托叶举人来作媒，也是门当户对的人家。”祖母为了心爱的女儿，终于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祖父听了祖母的话勃然大怒，他骂祖母疯了，竟说出这种糊涂话，一个诗礼之家怎么能出尔反尔，定了亲又轻率的退婚，还去另许别人？祖母不言语了，只有屈服于封建势力！

谁也没有想到，这天晚上的谈话都被姑姑听见了，特别是祖父的决定使她绝望，使她万念俱灰。但她是一个富有感情，而性格倔强的女子，让她去和一个愚昧无知的痴儿结合，这简直是难以容忍的痛苦，这比死都痛苦！于是她想到“死”，想到逃避痛苦的唯一出路，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礼教象枷锁一样牢牢禁锢了她！

迎娶的日子近了，祖母忙着为姑姑准备妆奁嫁衣，她企图借此满足女儿，安慰女儿。这些嫁衣后来祖母一直藏在箱子里，她让我看过，从这些嫁衣我想象得出姑姑的美貌。而这些嫁衣竟成了姑姑的寿衣，这是祖母所万万料不到的。姑姑伤心地任凭祖母为她缝制嫁衣，还含着眼泪依从祖母亲自挑选了几件喜爱的料子。

祖父常常吸鸦片烟解闷，不提防姑姑悄悄偷了他的烟膏子；就在距迎娶不久的一天深夜，姑姑怨愤地毅然吞服了烟膏子，并且穿上那几件她挑选的嫁衣，她觉得这也不算辜负千针万线的慈母心！

第二天早上祖母才发现姑姑服了毒，立刻请来信阳唯一的一家外国医院的西医大夫进行抢救；可是晚了，灌肠无效，毒已经渗进了血液，姑姑终于含恨屈死！

祖母哭得昏厥一次又一次，祖父这时也懊悔莫及，无奈都晚了！为此祖母怀恨祖父，她认为是祖父葬送了她钟爱的女儿。由于她只有这一个独养女儿，所以她把姑姑当作了心肝，珍珠。也许就是这个原故，后来她把我当作了心肝，珍珠；也是姑姑的悲剧教训，后来她帮助了我的出走，使

我完成了向封建礼教的叛逆！

几年后，祖父替儿子——我的父亲，和信阳一个书香之家的女儿——我的母亲定了婚。因为母亲的哥哥——我的舅舅，是祖父的得意学生，所以这门亲事祖父很满意。父亲不愿走老路，考上了开封的洋学堂工业专科学校，虽然祖父不大赞成，也奈何不得时代的潮流，但他要让父亲先结婚。这时父亲才十九岁，母亲同岁。祖父已经不作学官了，学官是清苦的，祖父平日不善理财，又喜欢资助贫穷的门生弟子，经济上就相当拮据。从夔学搬出来，只能买一所两进院的房子。由于祖母不愿回老家，老家已没有她的亲人了，祖父也留恋信阳的风景，于是祖母使用自己积蓄的钱，又买了三十亩稻田，从此在信阳落户。

一九一四年春天，我诞生了，母亲的身体很坏，没有乳水，只好请了奶妈喂养我。大概从两周岁起，我就由祖母抚育了，她无异于母亲，甚至比母亲还疼爱我。为了母亲多病，父亲也不出去念书了。父亲和祖父也很宝贝我，这时期可以说是我的黄金时代。可惜我的黄金时代只有短短的几年，祖父和母亲先后病故了，我和祖母遂成了可怜的一孤一老！我才五岁，祖母已经五十二岁了。老祖母遭受着接连不断的厄运冲击，晚境是十分悲惨的！所幸有我承欢她的膝下，算是她最大的安慰。尽管她还有父亲和叔叔两个儿子，叔叔也结了婚，还生了个堂妹，但他们不和我们住在一处。父亲出去工作了，不常在家，而且他们对

祖母都不太孝顺，常惹祖母生气。为此我对父亲很不满意，我曾立下志愿：等我长大了，定要好好报答祖母，让祖母快快活活享享福。

我八岁的时候，父亲续弦了，娶了舅母的妹妹，所谓“亲上加亲”。继母的脾气不好，平日生活中也常使祖母不快。这时家景日趋萧条，祖母的一点积蓄用光了，父亲开始养家。偏偏屋漏又逢连阴雨，接着叔叔去世了；婶婶不愿守寡，天天闹着要改嫁。祖母和父亲都不同意，他们的封建观念很重，总觉得改嫁是可耻的。因为祖父在信阳是有声望的闻人，赵老师（这是人们对祖父的尊称）的媳妇怎么可以再醮？祖母气忿得生了场大病，把我急的不知道在观世音菩萨的像前磕了多少头！祖母是信奉观世音的，我也只有祈祷神的保佑。祖母的病虽然好了，身体越发衰弱。好在我大了，减轻了她的操劳，而且还能服侍她，帮她作点事，跑跑腿，为此她很高兴，总夸我孝顺。后来到底婶婶还是改嫁了。堂妹丢给了祖母，于是祖母跟前又多了一个孤女！

堂妹是个不大讨人喜欢的孩子，父亲和继母都嫌弃她。这时继母也生了孩子，家庭情况复杂化了。堂妹常给祖母惹是非，祖母常为堂妹忍气吞声！我白天上学校去，晚上才回家，回家就和祖母唱歌玩耍，或是听她讲故事，然后再做功课，教堂妹认字；堂妹不听话，我也学老师的样子责罚她。祖母谆谆教训堂妹，叫她象我一样作个好孩子，用功读书，不要淘气。祖母贤惠出名，街坊亲戚莫不

称道。我也曾经认为贤惠是一种美德，但当我稍长懂事，发觉这不是什么美德，而是可悲的懦弱，因此祖母才一生受尽欺凌。我把祖母和外祖母比较，外祖母就精明强悍；也许是祖母没读过书，外祖母读过书的原故；外祖母遇事都有办法，祖母就只会忍，只知道谦恭礼让。她这样教导堂妹，也这样教导我；比如她教我在父亲、继母跟前乖乖的，受了气也忍；可外祖母却教我不要怕，有理就不受委屈。外祖母给我影响不小。平日我对祖母的话样样都听，作到了谦恭礼让，而对别人我却作不到，我的小心房里有了一根秤，我学会用自己的天平分辨是非。记得还在小学念书的一天中午，吃饭时我见一碗荤菜放在父亲的面前；祖母够不着拊，父亲和继母也不拊给她，我看不过去，就将菜碗放到祖母面前。父亲责备我没有规矩，我和父亲争辩；父亲恼了，站起来要打我；我也恼了，赌气将饭碗往地上一摔，拔腿就跑；等父亲追出门外，我已跑出院子，跑到大街了。晚上放学回家，祖母没有责备我，搂住我直哭，我想祖母一定明白是我作的对，父亲不对。不过祖母怪我不该摔碗，说那是对长辈的冒犯。我不服地辩道：

“他要打我，我才摔碗，谁叫他欺负你呢，他欺负你，我就要抱不平！”

“抱不平”是从《水浒传》上学来的，祖母笑了，因为她常听见我和表哥他们讲梁山泊的英雄故事，没想到今天，我用在父亲身上了，怎么不可笑？再者，这也是外祖母对我的影响，而后来也影响了祖母；至少她的逆来顺受，

不要求我继承了。不过她自己仍然忍气吞声地默默受着煎熬，除了轻轻地叹息以外，我没有听见她大声埋怨过一句。她也不向人倾诉，她从不和亲友往来。至多她踱到大门口站一会，为的等候我放学回家。她的缠裹的小脚也不可能走得太远，有时她叫我搀扶着到后花园散散步。后花园有一片竹林，这是祖父生前种植的，祖父喜欢这地方；母亲也喜欢这地方，我也喜欢这地方。祖母为了保护这片挺拔成荫的竹林，不许我们小孩拔竹笋，也不许大人砍竹竿。她告诉我：祖父常说，竹子长的最直，又有骨节，作人应当象竹子。她的话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至今我都奉为座右铭。

在祖母辛劳的哺育下，我逐渐长大了；而祖母却日趋衰老，健康一天不如一天；可她还要抚养另一个未成人的小孙女。就在我才十五周岁，初中快毕业的那年，父亲竟悄悄要为我包办和一个什么“旗杆”——即有功名的人家订婚。我求助于祖母，我坚决反对这种封建婚姻，我立志继续读书上进。祖母同情我，她记取了惨痛的教训，不能让我也象她的女儿那样被葬送；便劝阻父亲，主张完成我的学业。但是父亲根本不关心我的前途，他借口家里经济不宽裕，不许我读书了；说什么女孩子读书没有用处，执意给我订婚；还说对方是独子，很快就可迎娶，进门就能当家，保管美满。父亲的顽固使我忿恨，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只有决定出走，离开这个讨厌的家；为了自由独立，为了不步姑姑的后尘。祖母赞成我的出走，还将她积